



—

 东江蜿蜒，嵒山逶迤，佗城就静卧在山环水抱里。作为岭南历史上最早的县治所在地，赵佗“乘此地而跨岭南越矣”。这里处处彰显着秦汉遗韵、明清风情，覆盖于上的岁月时光，也已在不断的嬗变里鲜活生动起来。

 “广东之文始尉佗”，欲羨一个地方文脉兴蔚，除了实在可感的传承活动之外，还有蕴藏其中的地域记忆和文化元素，甚至某个标志就成了符号，每触及这个符号，解说成了多余。

 一街之外，车水马龙交织，满身苍老的龙川学宫正是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性符号。

 龙川学宫始建于唐朝，宋元明清历代多有修葺，是岭南地区建造时间最早、保存原有建筑最多的学宫之一。现在的大成殿、明伦堂和尊经阁，都是清康熙七年(1668年)重建时留下来的原建筑。学宫本来是用作祭祀孔子的，后来同时成了培养人才的场所，为地方官学的泛称，担负传承文化、施行礼乐等职能。遥想当年，孩童们得门来，先向孔子像鞠躬，然后再向先生行礼。动作简单之至，却像一粒种子放入幼小的心田，待将来发芽成长，“学成文武艺，货与帝王家”，最终实现立功、立言、立德的“三不朽”目标。

 远远地看见学宫的飞檐了，我默然无语。重修后的学宫基本是修旧如旧，整体色调沉稳。大成殿重檐四出，周围是花岗岩石柱础坐托的大柱，梁架和斗拱间雕刻有莲花、龙头、卷云等纹饰；廊下粗重的钟鼓，气息已经变得十分温和，它们的敦厚和古拙，显示了风雨侵蚀的力量，不动声色又无处不在；翘起的檐角落满了暗色，轻盈的狗尾草草在阳光下摇曳。肃穆，宁静，这是我对于这样一个所在的基本看法。来这里每一个人，他们出于内心的虔诚，敛息轻步，心无旁骛。

 佗城是全国至今学宫和考棚并存的四个地方之一，这是一件幸事。一代代很自觉地保存下来，应该不是一件难事，即使具有的空间

 不大，也是足以包容和宽待的。曾几何时，学宫如长河中的乌篷船，或在风平浪静中欸乃，接受读书人的膜拜；或在惊涛骇浪里，淹没于口诛笔伐的旋涡。对执掌权柄者而言，空间最好能够产生经济效益，说白了，让这么一座有着灵动欲飞檐角的殿堂空着，本身就是一种浪费。因而有些地方富贵气有了，世俗气有了，可土气没了，雅气没了，文气更没了。我想这与缺少一座庄严静穆的学宫有关。

 同行的人催促着去别处，说学宫是没有什么可看的，甚至比寺庙更为单调。我认为这是一句大实话。在格局大抵相似的这类建筑里，除了一些石碑残破、石兽杳然，除了大殿共同供奉的孔子塑像，其余的对视觉来说十分俭索。空旷开阔，静谧爽朗，没有什么人，更无须向导的喋喋不休，自个儿走着，这就够了。我喜欢空荡的安宁，它散发着一种辽远的气息，一种幽居深处的气息，一种文人的情绪抑郁未解的气息。一个人在里边走着，被一种虚无牵引，没有想得到什么，或者放弃什么。

 走出学宫，伫立广场定了定神。东江对岸起伏的山峰一如既往。旁边有一所小学，时近中午，三五成群的家长聚集在学校门口等待放学的孩子。道路拥堵，人声嘈杂，汽车喇叭与各种呼喊混成一片，这种景象与城市没有什么区别。这时有风吹过来，是那个时代吹来的浩荡文明之风吧。

 离开学宫时，天色更加明朗起来，孔子依旧端坐在“万世师表”金字牌匾下，双手交互放虚拱于胸前，面容肃穆，感染着鱼贯出入的男女老少。

二

 真没有想到，在无边的稻花香和蛙鸣声里，竟蜷伏着这么古朴的一段长堤，曲折、斑驳、残缺，落寞地伸向田野深处。我踩着没踝的浅草丛，蹀躞在这被称之为“苏堤”的地方，神驰八极，思接千载，一次次遥想长衫广袖、面容清濯的苏辙，如何组织民众筑堤治理整潮，使旱涝之地变为丰收良田而拈须微笑。

 宋元符元年(1098年)，年近花

佗城的文化符号

■雁峰

 甲的苏辙再次被贬谪循州，历时两个月抵达佗城，住进了城东的圣寿寺僧舍。初来乍到，人生地不熟，而且语言不通，他只得终日读书，默坐参禅，谢绝宾客，闭口不谈时事。可在僧舍没待多久，就被官衙的公人赶了出来。万般无奈之下，他用自己的为官多年的积蓄买下了曾氏小宅，大小房屋十间，经过一番修葺，总算可以安居了。

 闲来无事，苏辙围着小宅转悠，发现北边有点空地，很是高兴。当即找来锄头，翻土施肥，挑水种菜，忙活了好一阵子，可惜落下了腰痛，需要一根拐杖。于是他拿着刀来到旁边的紫竹林，只见藤蔓缠绕，婆娑可爱，可折腾了半天也没找到一根合适的竹子。而邻居黄家也有一片紫竹，长得粗壮茂密，便上门讨要一根制成拐杖，每天拄着不离身。后来听说黄家的竹子原来也是从曾氏小宅移植过去的，不由萌发了诗兴，写下了古风《求黄家紫竹杖》：

 曾家紫竹君家种，
 曾园竹与荒藤共。
 藤似竹瘁如畏人，
 不似君家竹森耸。
 ……

 佗城父老并没有把苏辙当作从京城贬来的“犯官”，唯恐避之不及而引祸上身，而是与之热情交往，真诚相待，这让他十分感动。在与普通民众融洽无间的接触中，苏辙的悟世思想不仅未被消解，反而益发强化起来。与当地百姓结下的深情厚谊，那种完全撇开功利目的的纯情交往，使他的内心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，获得了精神上的鼓舞、情感上的慰藉，以及战胜生活困苦、摆脱精神压力的力量源泉；挣脱了世俗桎梏，达到了随遇而安、无往而不自如的超越境界。

 宅子当然是简陋的，但风光很美，朝霞暮霭，晨风夕照，如诗如画，院内外栽满了杨梅、枇杷、柚子，还有紫萸、黄菊等，花团锦簇，果实累累，香飘四季。“德不孤，必有邻”，苏辙与一些平日交好的乡亲来往频繁，月明之夜，半坛米酒一壶香茗，相劝对饮，闲话桑麻，人去屋静后铺纸磨墨，笔走龙蛇，挥洒诗情：

 获菲清时世共憎，
 龙川父老尚相寻。
 直须便作乡关看，
 莫起天涯万里心。
 ……
 尉佗城下两重阳，
 白酒黄鸡意自长。
 仰饮上床虚已散，
 老年不似少年忙。

 勿需言诗，历代正直的诗人都和他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，从屈原到李白、杜甫，到苏辙，他们都是时代的弃儿，他们的思想是属于后世的。元符二年四月和七月，苏辙分别写作完成了《龙川略志》、《龙川别志》，《略志》惟首尾两卷，纪杂事十四条，余二十五条皆论朝政……”，“《别志》凡四十七事，四卷”。龙川二志所记之事多为后世所引用，既反映了苏辙在政治、宗教、礼仪等方面的思想，又记录了北宋许多名人轶事和社会侧面，弥补了正史的不足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。

 在绚丽多彩的华夏人文谱系中，“贬官文化”格外夺目。一些贬官失了宠，摔了跤，孤零零的，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。贬到了外头，这里走走，那里看看，只好与山水亲热。随之而来，诗、词、歌、赋有了，而且往往写得不错。过了一段时日，或过了一个朝代，事过境迁，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，恢复名誉。于是，人品和文品双全，传之史册，诵之后人。他们亲热过的山水楼阁，也便成了遗迹。地因人传，人因地传，两相帮衬，俱著声名。

 整湖早已干涸淤积为田，而“苏堤”依旧蜿蜒横亘在岁月尘烟深处，沧桑，坚固，已然成为了一处历史文化标志，让人追忆和缅怀一代文坛巨擘的遗泽。

三

 岭南的五月，空气中已流动着有点燥热的风。我踱踏佗城街头，问行人，萧股，不是摇头，就是含糊其辞。我想，也是的，历史已经远去，人物已经渺然，而今人们忙于生计，忙于生存竞争，忙于感官刺激，忙于灯泛红、酒泛绿，谁还关注文学家？我快快踱步到榕荫下，望着来

 来去去的人们，心里不禁生发出几分酸涩，几分悲凉。

 萧股是佗城走出去的著名作家、文艺评论家，1938年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，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、《文艺报》主编。他用肩膀支撑众多文学青年走上文坛，成就了王蒙、唐达成、陈国凯等一大批作家、评论家，王蒙尊他为“第一个恩师”。我对萧股充满敬意，不是说自己也勉强属于这一类人，所以才有这样的情结。曾经有过醉痴的文学梦，一直对作家很崇拜很入迷，只要到了一个地方，听说那里有他们的生活痕迹，就一定要去看一看。我想嗅一下那里的气息，因为那里总会有一些隐藏、一些秘密，会被我看出来。这是我的一种习惯和能力，真的，我并不是在夸张什么。那年我随全市文艺骨干前往延安培训学习，专程去桥儿沟“鲁艺”旧址参观，在一间一间的陈列室里寻找萧股的名字……

 在佗城中学校门口，因询问萧股故居，我与一位老师作过简短攀谈。他读过萧股的短篇小说集《月夜》，也读过文学评论集《论生活、艺术和真实》，对萧股的生平自然了解，而且是家乡的名人，他执教的学校有萧股亲手栽下的榕树以及萧股的雕像，话语里流露出一种自豪。他告诉我，萧股故居在前面左拐弯三百米处，一个叫竹园里的地方。相传苏辙谪居佗城期间，受兄长苏轼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”的影响，在屋外种了许多竹子，当地居民纷纷效仿，千百年沿袭下来，竹子蔓延，非常茂盛，故称竹园里。

 故居是一个典型的客家院落，墙外略显眼处刻着“萧股故居”四个字，斑驳、冷清，萧索，散发着一股潮湿发霉的气息。既无讲解员，也没游客，我怎么也想不到，这位曾经发掘培养不少文坛大腕，名噪中国文学史的作家、文艺评论家，遭到如此冷落，他如此孤寂。也许文人喜静，静是伟大精神和灵感的储藏器、发酵罐。静，是“青”和“争”的拼凑，正是这内在充沛旺盛的生命，在默默中勃然喷发出的神秘的力量，同时也是情感燃烧的产物，只有在

 寂静中才能进入另一个世界，所以静则能曲，能伸，能韵味，能致远。

 我在故居前盘桓，一遍遍怀想萧股在这里生活的情态。屋后是一片竹林，门临无边的田野，一条雷江河蜿蜒其中。夏天的夜晚，明月满庭，竹影婆娑，劳累了一天的少年萧股，斜靠着不坪上的草堆，远山鸟鸣隐隐，近处蛩吟细细，月似水，风如洗，他抱膝冥想神游八方；秋日的黄昏，踏着落英缤纷，徜徉山林，登高长吟，一吐胸中郁垒。自十七岁那年离开家乡，尽管很少回家，但每次返乡都住在旧居阁楼，仍然孜孜不倦，孜孜以求，夜晚青灯一盏，书山乱叠，花白的头发，清濯的面颊，睿智的目光，更显儒雅。这里远离市声尘嚣，远离解光交错的应酬，远离丑恶凶险的政治旋涡，是思想“发酵”的一方沃土，是生命得以张扬的磁场。即使被莫须有的原因“下放”从京城回到家乡体验生活，他一边走村入户了解社情民意，倾听群众的呼声和要求，力所能及为父老乡亲帮助解决一些困难；一边坚持创作，写出了不少反映家乡风土人情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的作品。青山相伴，春风秋月，平淡如水。这是何等高洁的文化人格，这是何等超迈的精神世界！

 离开萧股故居，驻足四顾，一片散散淡淡的风景，错落有致，炊烟袅袅，遥村远树，清风绕梁，清凉沁人，仿佛置身一个绿色的竹世界。竹林在微风中摇曳着，娇柔的竹身、细长的竹叶，在天空中轻歌曼舞；参天的竹梢顶端，绿叶交抱相叠，构成一个由绿色覆盖的林冠；夕阳透过浓密的缝隙筛落下来的光，使林内的绿色变幻万千，展现其生命的内在张力……我想，也许正是因为这“翠绿细竹迎风扬，夕霞苍茫闻青响”的意境，濡养和丰腴了萧股的精神，点燃了他灵感的光芒，激起他才情的惊涛狂澜。他激扬文字，笔走龙蛇，高歌当啸，临风抒怀，留下了大量的小说、散文、杂文以及文学评论，璀璨夺目，光照千秋，为绵延跌宕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增添了熠熠生辉的篇章！

 只是，眼前的竹园里已无竹可寻，唯有宁静如斯。



散文看台

 十几年前，母亲生了场大病，在广州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。

 病来得突然。腹痛，以为吃错了东西，吃了腹可安、保济丸，不见好转。又以为是上火，喝了几碗凉茶，没效果。

 母亲是乡村医生，一般的头疼脑热难不倒她。这次她感觉非同寻常，于是打电话给我。

 我把母亲送进急诊室，医生一通望闻问切，说：“怀疑是阑尾炎，做个B超看看。”两个小时后，B超结果出来，医生说：“小肠部位有阴影，八成是阑尾炎，要手术切除，上了年纪的人，吃药打针很难见效，万一阑尾穿孔，会危及性命，你们商量一下，要做手术就抓紧时间。”我六神无主，弟弟也是身体抱恙，我不能告诉他，只能由我来拿主意。见我左右为难，母亲说：“做手术吧，我孙子还小，我不想死。”我马上去办理入院手续，然后打电话叫妹妹过来。给我壮胆也好，陪我分担压力也好，我实在难以招架一次又一次的打击。

 两年前，人们还沉醉在春节的喜庆氛围中，弟媳让我带她去做产检，顺便带我弟弟去看医生。我忙问弟弟怎么啦，前几天只说是感冒不舒服，自己买了药吃，还没过元宵就去医院，估计是十分不舒服了。弟媳说他一直发烧，迷迷糊糊睡了好几天了，吃药不见效。我火急火燎赶到娘家，接上弟弟夫妻二人，一路奔向市人民医院。

 医生询问了情况，查看了弟弟的皮肤和眼睛，说：“高烧不退，牙龈出血，皮下出血，九成是白血病，马上住院，卧床，不可乱走动，万一碰着磕着，引发皮下大出血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我的脑袋“嗡”地一声，“医生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我弟弟只是重感冒。白血病？怎么可能？我们家从来没人得过这种病。”“马上住院，穿骨髓化验，他这个症状九成是白血病，再耽搁麻烦就大了。”我只得叫弟媳自己去去做产检，我帮弟弟办理住院手续。

 办好手续，看着脸白如纸的弟弟，我焦虑万分。他才28岁，刚结婚不久，弟媳还怀着孕。现实容不得我多想，摆在面前的头等大事是筹钱。医生说这种病没三五十万治

 不了。我打电话通知姐妹姐妹，让她们把所有积蓄都取出来备用。

 忙完这些，已是夜间11点了。弟弟的邻床躺着一位中年男人，脸色蜡黄，萎靡不振，他撑撑着问我：“这是你什么人？”“弟弟。”“什么病啊？”“医生说是白血病。”我没心情跟他聊天，简短回了两句，就不想说话了。男人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建议你带他去广州治疗，大城市医疗条件好一些。”见我疑惑，他又接着说：“白血病有很多种类，有一线希望就要争取，他还那么年轻。”“谢谢你。”我感激地看了他一眼。

 我把手机通讯录翻了一遍又一遍，脑海里无数次放映着人际关系网，慌乱中竟然找不出一个熟人。正当我毫无头绪时，手机“叮”的一声响，来了信息，我随意扫了一眼屏幕，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：阿芳，她是我儿时的朋友，印象中她好像是嫁到广州东涌，平时很少联系，这会竟然收到她的节日问候。我顾不上已是半夜，拨通了她的电话，一番周折，终于联系上了省医。

 第二天我们赶到省医急诊室，阿芳已在门口等着我们，她跟医生说：“这个是急性白血病，请医生尽早安排。”把弟弟交给医生后，她带着我跑步去挂号、缴费、拿药……过了一会儿，我接到通知去血液科拿报告单。窗口传单子的医生问我：“患者是你什么人？”“弟弟。”“真幸运，迟来一天，他就没命了。”我接过报告单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
 急诊室里，按压胸腹的声音、传递医药器械的声音，痛苦呻吟的声音，一群白色身影在快速穿梭，他们的眉头紧锁，脚步带风。躺在这里的人，有的能转危为安，有的很快就永远闭上了双眼，被盖上白床单拉走了。

 床位紧张，在急诊室待了半天，医生把我弟弟安排到分院。主治医生、治疗方案都是总院制定，分院执行。弟弟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。我没有安心睡过一宿，没舒心吃过一餐。有时，一天下七、八次病危通知书；一天几次到前台交费；每天都提心吊胆，每天都期待奇迹出现。和死神抢夺了60多天，弟弟的病情终于稳定，医生说可以回家静养，一个

 月后再回医院化疗。

 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，弟弟每个月都要化疗一次。我们全家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硬是把弟弟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每天都是打针、吃药、穿骨髓、抽血、输血、吸氧……看着长长的针头扎入弟弟的血管，看着一袋袋血浆输入他的体内，我的心情无法用言语和文字来表达，只剩祈祷，只得筹钱。有些戏注觉得自己跨，有些苦注定得自己吃，谁也无法替代你承受生命之重。

 我偷偷交代医生，有什么事就对我说，暂时不要将病情告诉我弟媳。我真担心刚结婚的弟媳会打掉孩子，一走了之。如果那样，我纵然有三头六臂，也难以救回弟弟的命。我也不敢将病情告诉母亲和姐妹们，只是让她们想办法筹钱。

 有一次，弟弟的血小板又降到个位数，情况危急，医生说万一皮下大出血，就是有再多钱也救不回来了。等医院血库排队要好几天，只能在亲人中找匹配的血小板。我打小就贫血，身体羸弱，但此时哪顾得上这些，救人要紧。我撸起袖子跟医生说：“抽我的。”

 幸好，我的血型与弟弟吻合，医生从我的血管里抽了200个单位的血小板，输给弟弟的血管里。这200个单位血小板，让弟弟的病情稳定了几天。等血库排队轮到弟弟时，输血时间刚好衔接上了。不幸中的万幸，弟弟得的白血病是M3类型。这种类型的白血病不用换骨髓，打化疗针水即可，且已经有完全治愈的案例。

 弟弟每次化疗都是生死搏斗，呕吐厉害，卧床不起，没有食欲，头发整把整把地掉。经过一年半的拉锯战，弟弟的病情终于好转，医生的眉头舒缓了，我心中的石头稍稍放下了。弟弟与病魔抗争期间，弟媳也顺利生下了健康的孩子，她对弟弟的不离不弃让我很感动。

 现在，母亲又要做手术，虽说阑尾炎是小手术，但是也不可马虎。术前工作有条不紊进行，我忙着交费，推着母亲进行各项检查，凌晨四点，母亲终于进手术室了。关上门的一刹那，我泪水再次滚落。

爬坡越坎

■包丽芳

 一次次生活的重击让我身心疲惫。仰望苍穹，我想在黑夜里寻找星光，黑夜却回我无边的寂静。我摸黑前行，小心行走，我硬撑不倒，顶起一个家，只愿我爱的平安无恙。

 手术室的门终于开了，医生说：“还好，没有穿孔，手术顺利。”母亲的麻醉还没消退，她梦呓般说着不着边际的话。一向刚强的她，现在动弹不得。我紧紧抓住母亲的手，想通过自己的体温，给她传递一点信心，“别怕，我有在。”

 术后的第一天，护士给母亲吊了一大袋消炎针水。第二天，继续吊针水。母亲插着尿管，针水加了营养液，可以不吃不喝。术后第四天，母亲终于出院回家了，我帮她擦身子时发现她腿有点肿，打电话给医生，医生说明天回医院看看。

 第二天一早，我带着母亲找到主治医生，医生说：“术后水肿，可能是静脉曲张，你们去广州吧，我们这里做不了这个手术。”“怎么会这样？我母亲原先没有这个病的。”我难以理解。医生说：“老人家做了手术，卧床几天，血液流通变慢，又没有及时下床走动，血管就堵塞了。”万般无奈，我唯有带着母亲下广州。

 几经周折，找到以前帮弟弟看病的医生，医生说省医没有床位，可以去其他医院看看。我只好又麻烦朋友阿芳，她介绍我们住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南沙医院。入院三天了，手术还没排上档期。母亲的腿肿得像个水桶，皮肤都是透明的。疼痛让她彻夜难眠。她摸着那透明的大腿，发出沉重的哀叹：“我还能回家么？我孙子那么小，儿子身体又不好，我要是就这样走了，他们怎么办？”饱经沧桑的老母亲一向无畏，这次，她是真的怕了，她不想离开她爱的人。看着那双浑浊的泪眼，我安慰她：“我一定会带您回家的，别怕，有我呢。”

 此刻，我就是母亲的靠山。我顾不上时间是否合适，恳求医生：“请尽快安排我母亲的手术，我怕她熬不住了。”打完电话，我附在母亲耳边：“很快就能做手术了。”又等了两天，护士通知我去签手术告知书，她告知我，这是血管手术，

 得在病人大腿根处将血管切开，放一把“伞”，把血管撑开，过滤，老人血管脆，容易破裂，会有意外风险，请仔细阅读，签名。我心惊胆战签上自己的名字。

 手术做了三个小时，那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三个小时。手术室的灯终于灭了，门打开的一刹那，我的心跳出了嗓子眼。护士端着一个瓷盆，上面布满密密麻麻如线虫般的血丝，说：“这是病人血管内取出的血栓，手术顺利。”回到病房，医生过来嘱咐了一些术后注意事项，说再留院观察几天。

 病房里出院入院换了几拨病友。母亲临床住的是一位老太太，聊天得知她是南沙东涌人，已住院半个月了，因血管堵塞，下肢截肢了。这位东涌老太太，腿上缠着厚厚的绷带，整天躺着，无法动弹，脸上却是一片阳光，每天有说有笑，唱粤剧，弹兰花指，给沉闷的病房带来些许欢乐。

 老太太的女儿女婿白天夜晚轮流照顾她。白天，女儿变着花样买不同口味的饭菜，细心伺候她一日三餐。晚上，女婿就在岳母床边打开铺盖，就地当床。我们外地的病人家属就在窗台上铺上几块泡沫垫，睡个囫圄觉。

 一天，我看老太太情绪不错，就跟她聊开了：“阿姨，你的脚是怎么受伤的？”说起病情，老太太也不忌讳，说：“去了一趟澳洲看儿子，坐了12个小时飞机，下飞机后脚就麻了，开始也没太注意，越来越麻，越来越痛，去医院检查，说是血管堵塞。小腿以下部位血液完全不流通，堵死了，没办法，只能截肢，在那边没有医保，只好回来做手术。”“伤口恢复后可以装义肢。”我安慰道。“是的，装义肢，应该还能走几年，人老咯，缺胳膊少腿也在所难免啰。”老太太笑着说。

 一天中午，大家都在休息。病房里来了几个人，他们走近东涌老太太床前，轻轻喊了一声“姐姐”。那老太太愣了一会，突然就“哇”的一声嚎啕大哭起来，伏在来人的肩上哭得像个孩子。原来她之前的乐观坚强都是装的。或许我们都这样，没人可依没肩

 可靠时自己给自己打气，咬着牙，憋着劲，死磕硬扛，勇往直前。当听到亲人一声问候，一个怜惜的眼神，一个抚慰的拥抱，我们再也无需掩饰、假装坚强。可以在疼爱你的人面前肆无忌惮、酣畅淋漓地大哭一场，把所有的委屈和痛苦都发泄出来。

 听着这苍凉的哭声，我的眼泪无声地淌下来。想想，能够在亲人面前放声大哭也是一种福分了。多少人，有泪不敢流，有苦无处诉，只能默默往肚里吞。多少人，活成蝼蚁，背负着重重的压力，艰难地爬过一坡又一坎。

 要不是弟弟生病来广州治疗，我从来没有在广州住过。偌大的一座国际大都市，我分不清东南西北。好在有朋友阿芳帮忙，她带着我从省医到分院，从分院到血站，绕了大半个广州城。平时我开车一小时都会犯困，那天从早到晚开着车绕着广州城跑了一大圈，还抽了200毫升的血小板。办完事回到医院，看到弟弟吃过药打过针后安然入睡，才发现自己整个人都虚脱了。难怪人家说，人的毅力、体力、能量和胆识都是逼出来的。

 知道母亲没有危险了，我的心情放松了些。阿芳来看我们，征得母亲同意，我俩出去附近散步走走。不知不觉来到东涌水乡绿道上，两岸游人如织，河水清澈见底，河边绿树成荫，偶尔飘来一两艘敞篷木艇，游客们在船头摆着各种姿势拍照。水面高楼倒影，水底小鱼游弋。“这水景色真美啊。”其实，像这样的绿道，在我们家乡到处都是，纯天然，山清水秀，平地里忙于奔波，无暇驻足欣赏路边美景。人啊，只要身体健康，喝白粥也是好的，心里没烦事，看啥都顺眼，野花野草也是风景。“我无限感慨。

 阿芳说：“你母亲出院回家时，在家门口放个铝盆，放些茅草和桃叶点燃，让你母亲跨过火盆。”“为什么？”我不懂其故。“这不是我们客家人几百年流传下来的习俗吗？跨过火盆，从此一切晦气灰飞烟灭，日子红红火火。宁愿信其有吧。”

 我们相视一笑，我深信，爬坡越坎后定能看见彩虹。